



插
图
本

自由之路

Bertrand Russell

[英] 伯特兰·罗素 / 著

Roads to Freedom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插图本

自由之路

B561.54
14

Bertrand Russell

[英] 伯特兰·罗素 / 著

Roads to Freedom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之路/(英) 罗素(Russell, B.)著;—2版.—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7

ISBN 7-5039-1723-7

I. 自... II. ①罗... III. 罗素, B. (1872~1970)
—文集 IV. B561.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855 号

自由之路

著 者 [英]伯特兰·罗素

责任编辑 陶 玮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1723-7/I·754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自由之路

序 言	3
导 论	5
第一章 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	9
第二章 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	23
第三章 工团主义运动的兴起	34
第四章 工作和报酬	47
第五章 政府和法律	58
第六章 国际关系	69
第七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与艺术	80
第八章 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	89

政治与自由

一、政治上的重要欲望	105
二、政治怀疑态度的必要性	116
三、哲学与政治	126

社会中的自由

一、自由人的礼赞	141
二、思想自由和官方宣传	149
三、社会中的自由	162
四、教育中的自由和权威	172
五、个性与公民性的和谐	183



社会重建的原则

一、财产	195
二、婚姻和人口问题	210

我的信仰

一、美好的人生	225
二、道德的准则	230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一、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237
二、宗教对文明有过贡献吗?	251
三、新一代	265
四、我们的性道德	272
译后记	279

自由之路

李国山 译





序 言

本书试图以很短的篇幅概述需用长篇文字才能讨论的论题。全书完成于1918年4月，不久之后，我便开始了一段囚徒生活。那个时候，谁也不敢妄断战争会在新年来到之前结束。和平实现了，重建问题随之来临。本书试图简要地考察一下那些战争以前提出的旨在实现彻底经济变革的各派学说的兴起和壮大过程。我首先历史地探讨了这些学说，继而对它们进行了批判的分析，并认为尽管其中没有哪一派算得上尽善尽美，可它们都对我们希望建立的未来社会的蓝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书涉及史实的部分是在我的朋友希尔德里克·科仁斯的大力帮助下完成的，他为我提供了许多我本人无暇仔细查找的有关史料。

1919年1月于伦敦

导 论

人类由于对自身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破坏和残酷的混乱世界的不满而梦想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人类社会。这样的事古来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其后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范型。任何一个依据一种理想来思考这个世界的人——无论他寻求的是理智、是艺术、是爱还是朴素的幸福，或者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为人们不必要地任由种种罪恶继续存在而深感悲伤；而且，倘若他还是一个有力量、有血性的人的话，就会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去引导人们实现他所梦想的美好生活。正是这种愿望成了推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先驱者的主要力量，就像它过去推动了理想国度的幻想一样。就这一点而言，确实看不出什么新颖之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真正的新颖之处却在于它们将人类当前的痛苦和自己的理想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这使得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得以从少数思想家的愿望中发端而来。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正在于此，而且正因为如此，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依赖现存社会制度的罪恶为生的人才视之为洪水猛兽。

平日生活中，大多数男女对于个人境遇和世界局势都既不加以思考亦不作评论。他们安分守己，知足度日，而从不对超出当下所需之物抱什么非分之想。他们像野兽一样本能地寻求眼前的满足，既无深谋远虑，也不奢求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但也有一些人受着个人野心的驱使，费尽心思地谋求进入较为幸运的阶层；然而这些人中间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让他们为自身谋求的那些利益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只有极少数杰出人物对全人类抱有这样的爱护之心，对充斥世间的罪恶和痛苦不忍熟视无睹，而全然不管这些罪恶和痛苦究竟对自身生存有无妨害。这些人以悲天悯人的英雄气概，力图首先在思想上然后在行动上寻找到一条出路，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一社会制度下人类生活会变得更加富足，更多一些乐观，更少一些本可避免的罪恶。但在过去这些人往往难以获得对他们所要纠正的那些不平等制度下的受害者的了解。那些不幸的人们由于过度劳累和疲乏而变得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他们又由于随时会受到当权者的迫害而变得胆怯畏缩，同时因为自己地位低下而丧失自尊，以至成为道德上不可靠的人。要在这样一些阶级中间培养出自觉的有组织的变革社会的力量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以往的事实也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当今世界里，工人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给彻底变革社会的要求提供了新的更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其次是无政府主义者(主要作为工团主义的启发者)，成了这种要求的代言人。

就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言，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它们把广泛的群众运动和改良社会的理想结合了起来。这些理想首先由少数作者在著作中提出来，而后被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接受为解决世界实际问题的指南。就社会主义而言，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就无政府主义讲，这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无政府主义本身还从未成为一种普遍为人所接受的信条；而只是在经过修正成为工团主义之后才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工团主义基本上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一种组织的产物，这一点有别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出现在先，而工团主义思想则是法国较为先进的工会认为似乎适合于工会组织的一种思想。不过，这种思想主要还是从无政府主义那儿提取过来的，而且接受这种思想的大多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相对于几十年来那些处境孤立、生活不安定的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把工团主义者看作大众化的无政府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工团主义同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也把理想和组织结合起来了。我们对这些运动的研究正是要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现代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由马克思和巴枯宁两位领袖分别创始的；他们二人相互斗争了一生，最终造成了第一国际的分裂。我们的研究将从这两个人开始——首先是他们的学说，其次是他们所创建的或是在他们的鼓舞之下成立的组织。这将引导我们去涉及近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从而不得不谈到工团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者偏重国家和政治活动的斗争，谈到法国之外其他各国同工团主义有亲缘关系的运动——主要是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和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这种历史的考察之后，我们将转而探讨未来的几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并进而商讨一下假如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的理想得以实现，人类生活世界会在哪些方面较过去更为幸福。

我个人的意见是——最好开门见山地说出来——纯粹无政府主义尽管应当被看作人类社会不断接近的最终理想，但就当前情况讲是无法实现的，即便被暂时采纳，也最多不过是一两年的事儿。相反，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虽难免有很多缺点，但据我看来可望产生一个比现在这个世界更幸福更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也并不认为它们就是最好的切实可行的社会制度。我担心，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会给国家赋予过多的权力，而旨在取消国家的工团主义，为着化解各生产团体之间的敌对行为，恐怕也得再建立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我认为最好而又切实可行的还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它既考虑了国家社会主义者保留国家的主张，也考虑了工团主义者对国家的恐惧，它又参照国与国之间的邦联制度提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制度。我之所以得出这些结论，理由和根据下文自见分晓。

在首先探讨近代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各种运动的历史以前，有必要对大多数政治理想家所具有的人格特性加以考察。这些人时常为大众所误解，究其原因也不只是由于偏见。我希望公正地考虑这些原因，以期更为有力地证明它们并没有什么根据。

进步运动的领袖们一般都毫无私念，这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尽管他们和那些飞黄腾达者具有同等的才能，然而他们既未成为时世的主宰者，也未以此为自己谋取财富，或博得当代民众的拥戴。他们具备获取所有这一切的能力，也付出了绝不亚于那些荣华富贵者的劳动，然而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这些人必定抱有个人名利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目的；不管在他们个人生活细节中可能会夹杂着一些什么样的自私自利的成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根本动机是在自我之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先驱们大都因为不甘放弃自己的主张而身陷囹圄，遭到放逐或受贫困的折磨；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

然而，尽管为人类谋取福利的愿望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些人的一般生活态度，但是我们在他们的言论和著作的细微之处看到的却是恨远远多于爱。缺少耐心的理想家——没有一点急性子的人也很难有所成就——几乎注定会因为在为世界谋幸福的过程中遭遇阻碍和挫折而心怀仇恨。他越是觉得自己动机纯粹，越是觉得真理在自己一边，就越会因为自己的学说遭到拒绝而愤愤不平。对于群众的冷漠，甚至对于那些现存世界的捍卫者的极力反抗，他通常尚能采取一种宽容态度。最不能为他所宽宥的是那些他觉得和自己一样怀抱变革社会愿望却不愿采纳他所提出的方法的人。他那种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忍受种种迫害的坚定信心，使他认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乃光明正大，任何排拒它们的人都必定是不诚实的，而且都必定怀着反叛事业的阴险动机。于是便产生了宗派思想，那个偏激、狭隘的正统主义，而这对于那些始终坚持自己那一套不为大众所接受的学说的人来说等于是埋下了一个祸根。存在着如此多叛变的实在诱惑，猜疑的出现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同时，在这些领导者中间，当初在选定这个职业时被克制下去的个人野心，又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亦即希望在宗派内部建立理论控制和集权统治。这样一来，革命领袖们就分裂为敌对的派别。他们相互攻击、谩骂，甚至指责对方接受了警察的酬劳，并且要求他们所看重的演说家或作家完全服从于他们的偏见，并且让他的所有说教服务于这样的信念：他们的信条是惟一的真理。他们的这种心态，粗看之下，似乎表明这些为造福人类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人的不是爱而是恨。而且这种对正统主义的要求成了自由思想的桎梏。这种原因以及经济上的偏见，使得“知识分子”难以在实践上与更为极端的改革家们共事，尽管他们可能会同情他们的主要目标乃至十分之九的纲领。

导致激进的改革家受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站在外部观察现存社会，对其组织制度怀抱敌意。尽管他们大都比周围人更相信人类能够为自己建立幸福生活，可由于他们对现存制度所造成的残酷和压迫过于敏感，以至给人造成一种愤世嫉俗的错误印象。我们知道，多数人本能地对人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对待自己的同伴、同事或朋友的态度，亦可说是对待自己人的态度；另一种是



对待那些被当作敌人、流氓或危险人物的态度。激进的社会改革家专门注意社会对后一类人，也就是为自己人所敌视的那一阶层的态度。这个阶层当然包括战争中的敌人和罪犯；在那些认为只有保持了现有秩序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和特权的人看来，这个阶层还包括所有鼓吹进行重大政治或经济改革的人，以及所有由于贫困或其他原因可能滋生危险的不满情绪的阶级。普通公民可能很少会想到这些人或这些阶级，而且终其一生相信他和他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无意伤害那些他们并不对他怀有阶级仇恨的人。但是，在一个专门注意一个阶级和它所仇恨或畏惧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人看来，情况完全不同。在这种敌对关系中，很容易发展出骇人听闻的残暴事件，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反对资本主义的人通过研究某些历史事实，了解到资本家及其政府经常以这种残暴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尤其是当工人阶级起来抗议工业主义常常给他们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的时候。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对待现存社会的态度，这种态度完全不同于普通富裕公民的态度：这种态度和富裕公民的态度一样地真实，或许也一样地不真实，不过倒同样根据于事实——关于他同其敌人而不是其朋友的关系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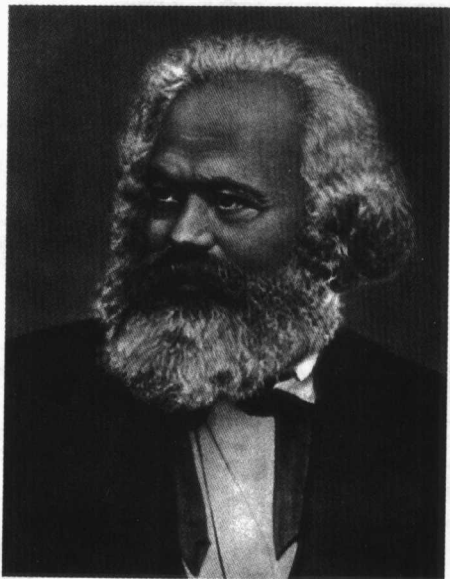
如同国家间的战争一样，阶级间的战争造成两种敌对的观点，每一观点同样正确又同样错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公民想到自己的同胞时，主要想到他所接触的同胞的样子，比如在待人接物中，在家族关系中，等等。在他看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善良体面的人。但是，敌对国的人们对他的同胞就不这样看了，因为他们根据的是另一套经验：根据他们在战斗中的残暴，根据对异国的侵略和兼并以及外交上的虚伪狡诈。其实做这些事的人，正就是本国人民看作是自己的丈夫、父亲和朋友的那些人，只是由于经验与材料的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判断。就那种从革命工人阶级立场看资本家的情形而言，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在资本家看来似乎是难以想像地愤世嫉俗和缺乏判断力，因为他们的观点所依据的事实，他要么根本不知道，要么就习惯性地忽略过去了。不过，从外部观察而得的观点也和从内部观察而得的观点同样真实。为达致全部真相，两者都是必要的；而且，强调从外部观察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愤世嫉俗者，而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朋友，他们对于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必要的遭遇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之所以把这样一些一般性的观点写在前面，是想让读者了解，无论我们将要考察的那些运动中发现怎样的苦难和仇恨，这些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都不是苦难或仇恨，而是爱。对于那些折磨了我们所爱对象的人，不抱仇恨是很难的。这尽管困难，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不过这需要远大的眼光和全面的理解，而这在斗争残酷时是不易保持的。要是说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未能保持这种最高智慧，这还不足以把他们同其对手区别开来；但就他们能够给人以鼓舞这一点，他们要比那些现存制度得以维持的不公平和压迫现象不闻不问、苟且偷生的人要优越得多。

第一章 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

社会主义，正如其他一切富有朝气的事物一样，不是一种严格定义的学说，而是一种发展趋势。一旦给社会主义下了定义，这定义要么包含了会被一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的内容，要么就漏掉了别的一些内容。不过，我想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对土地和资本公有制的倡导的话，会最为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可以意指民主国家的国有制，但不可说它也包括非民主国家的国有制。也可以像无政府共产主义那样，把公有制理解为没有那种组成一个家所必需的强制力量的社会中的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自由团体的公有制。有些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永久地建立公有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则希望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逐步实现公有制。有些人坚持一次性全盘实行土地和资本的公有化，而另一些人则满足于暂留一些私有制的孤岛，只要其范围不大、势力不强。各派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目标是建立民主制度和彻底消灭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希望建立的民主制度的类型有所不同。正统的社会主义者满足于在政府范围内的社会民主制，并认为这种制度目前所暴露的弊端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亡。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却全盘否定议会制，他们的目标是找到另外一种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的办法。但是，就他们都有志于废除一切特权和一切人为的不平等现象而言，他们又都是主张民主制的：他们同样都是现存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保护者。在经济学说方面，这三者也有很多共同点。三者都认为资本和工资制度是有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手段，并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生产者才能获得自由。然而就在这一共同主张上，还是存在很多分歧，而且即便就在那些被严格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们中间，也还有繁多的派别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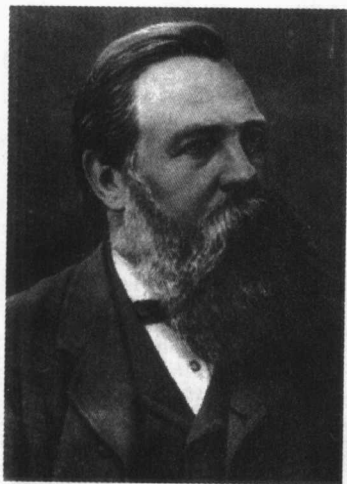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在欧洲成为一股力量可以说肇始于马克思。确实，在马克思以前英国和法国都有过社会主义理论。确实，在法国1848年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者也曾一度在政府中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们总爱沉湎



中年马克思



学生时代的马克思



恩格斯

于乌托邦美梦中,而未能建立强大而稳固的政党。有两大功绩可归于马克思及其与恩格斯的合作。其一是建立起了有一套一贯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套理论由于符合真理,而控制了许多人的思想;其二是组织起了 50 年来在欧洲各国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有必要澄清一下促成他的观点形成的一些影响。马克思 1818 年生于莱茵地区的特利尔城。父亲是一位法官,犹太人,名义上信奉基督教。马克思曾在几所德国大学里攻读过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哲学方面他吸收了当时正值鼎盛的黑格尔的学说,这些学说中的一些内容支配着他一生的思想。和黑格尔一样,他于历史之中发现了理念的演化。他将世界中的变化设想为一种逻辑的发展:一个阶段通过革命进入另一个阶段,后者是前者的反题——这一想法使他的观点带上某种艰深的抽象性,并使他相信革命而不是进化。但是,黑格尔的那些更为确定的学说,马克思在青年以后就统统抛弃了。求学时期他就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按说他可以当教授或做官,奔赴美好前程,可他却偏偏热衷于政治,其激进的观点终于把他引向了充满艰险的道路。早在 1842 年他就成了一份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由于观点激进而于次年初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到了巴黎,在那里他成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并研读了法国前辈思想家们的著作。1844 年在巴黎他结识了恩格斯这位终生知己。恩格斯此前一直在曼彻斯特从事实业,对英国的社会主义非常熟悉并大体上接纳了这套学说。1845 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他和恩格斯一道侨居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他

组织了德国工人协会,并担任这个协会机关报的主编。他在布鲁塞尔的活动深得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赏识,1847 年底该联盟委托他和恩格斯为他们起草一个宣言。这就是 1848 年 1 月问世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他的学说体系。《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2 月,巴黎暴发了革命;3 月,革命之火蔓延到了德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布鲁塞尔政府将马克思逐出比利时,而德国革命正使他得以返回祖国。在德国他再次创办了一家报纸,于是他和当局之间又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加强而愈演愈烈。1849 年 6 月他的报纸被迫停刊,他本人也被

驱逐出境。他回到巴黎，可巴黎当局又驱逐了他。马克思遂在英国定居下来——其时英国还是爱好自由的人的避难所——此后除为鼓动革命而曾短期离开外他一直住在英国，直到1883年逝世。

马克思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撰写巨著《资本论》上了。他晚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成立并壮大国际工人协会。1849年往后，马克思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大英博物馆里，他以日耳曼人特有的坚强毅力，潜心搜集用于控诉资本主义的材料，与此同时，他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几个国家中，他都有自己的女婿做代表，不像拿破仑以自己的兄弟做代表一样。在几次内部争论中，马克思的意志大体都占据了上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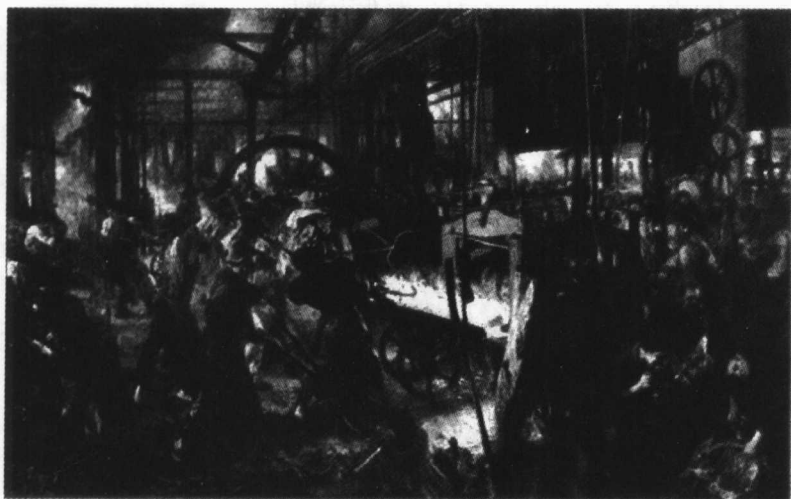
马克思学说最基本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第二是资本集中规律；第三是阶级斗争。

1.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源自于物质的条件，而经济体制就是物质条件的体现者。政治制度、法律、宗教、哲学——所有这一切他都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在该社会中的一般表现。说马克思坚持有意识的经济动因是惟一重要的动因，那是欠公平的；他只不过主张经济决定道德和观念，因而是那些表面看来与道德和观念没有关系的東西的主要根源。他特别将他的学说用于解释两项革命，一是过去的革命，一是未来的革命。过去的革命指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他把法国大革命看作这一革命的典范。未来的革命就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他认为，作为物质因素作用于人类的必然结果，历史总是不断地前进。他鼓吹社会主义革命，但更多的是预言它的必然到来。他确实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但他更关心怎样来证明它必将到来。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罪恶也看作是必然的。他并不是要责备资本家所犯下的残酷罪行，而只是指明只要土地和资本私有制继续存在，他们势必会残酷无情。但是资本家们的暴政不会长久下去，因为它本身已孕育出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最终一定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法国大革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典范，图为1792年巴黎市民攻下王宫的场景

2. 资本集中规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企业将日益扩大规模。他预见到托拉斯将取代自由竞争，并做出预言，随着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必将减少。他认定，在这一过程中，不单企业数目要减少，资本家的人数也会减少。确实，马克思这样说时，时常让人觉得一个企业只为一个人拥有似的。相应地，他期望许多人会不断地被迫从资本家阵营降低到无产阶级阵营，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家的数量会日渐减少。他也将这一原理运用到了农业领域。他期待，伴随地产一天一天地扩大，地主的数量会越来越来少。



轧铁工厂（油画）[德] 门采尔 1875 年
地狱般恶劣的工厂环境

这种演变过程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罪恶和不公平愈发暴露无遗，从而愈发刺激起它的力量。

3. 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工人和资本家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他设想，任何一个人要么完全属于一方，要么完全属于另一方，即便现在还不完全是这样，很快也会变成这样。

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受到占有一切的资本家的剥削。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其本性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也愈益尖锐。这两个利益冲突的阶级之间必然发生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产生出内在的瓦解力量。劳动者们逐渐学会联合起来对付剥削者，这种联合首先是地区性的，而后是全国性的，最后则是国际性的。当他们懂得进行国际联合时，他们必将取得胜利。那时，他们将宣告一切土地和资本归公众所有；停止一切剥削；财富所有者的暴政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不再划分为阶级，所有人都将获得自由。

所有这些观点都已包含于《共产党宣言》中了。这部气势磅礴的著作以高度浓缩的语言道出了世界上这两股巨大的力量，它们之间的激烈斗争，以及这一斗争的必然结局。这部著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概括地表达了后来在《资本论》表达的那种冗长而学究气甚浓的理论。任何人如果